



蝶恋

◎李斌

钓者(上)

◎宋继高

妻爱上钓鱼,时间得上溯到10年前。那一年,她60岁,刚退职回到乡下,想休闲几天。见邻居富平扛着鱼竿去钓鱼,便对他说:“平叔,我也想去钓钓鱼。”平叔瞪大眼睛将信将疑,对她说:“你这一大把年纪,还想钓鱼?”妻说:“我想试试。”

平叔爽快人,立即从一只长长的绿帆布包中拿出一支鱼竿对她说:大姐,今天不论大小,你只要钓到10条以上,我这支新鱼竿就送给你了。妻接过鱼竿,没再说什么。

妻就这样带着几许忐忑和几许兴奋,跟着平叔向村外的大河走去。

这一路走,平叔就向她说起钓鱼经。平叔说:“大姐,这钓鱼,首先是一个体力活,有时一站就大半天,拼体能;再者,这钓鱼还是一个智力活,来到河边,下好鱼食,垂下鱼钩,你就开始与鱼斗智斗勇,都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有时,五六个小时下来,一条鱼都钓不到,你得有足够的耐心。还有,要想钓鱼,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你都得懂一点,要学会看风向识潮汐试水温,久而久之你就成了半个气象学家。”平叔说着,妻似懂非懂,说话间,大河到了。

无风,水面波澜不惊。平叔麻利地下鱼食做鱼场,又细心地帮助妻在鱼钩上装好钓饵,对妻说:“可以了,祝你好运。”平生第一次,妻向大河垂下了钓钩。不一会儿,浮漂开始有节奏下沉,妻屏住呼吸,双眼紧盯着那红色的漂。平叔轻声提醒:有鱼咬钩。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浮漂大幅度迅猛下沉,未等平叔发出指令,妻猛地提起鱼竿甩向身后,只可惜用力过猛,鱼从钩上滑脱,钩上只剩挂着的前唇。平叔过来一看,直呼可惜,一条大草鱼溜了,从鱼唇上可看出,这条鱼足有十斤以上。

首钓未捷,并没影响妻的心情,相反更激发起她再次尝试的渴望。她学平叔的做法,再次装上鱼饵,满怀信心地把期待投向大河。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浮漂仍一动不动。太阳升高了,五月的阳光已有了一点点燥热。妻有点急了,额上渗出一层汗珠。平叔说:“大姐,这钓鱼不是好玩的吧,要不把竿子收了,你先回去歇歇,我钓到的,晚上分你一半,你带回城里犒劳犒劳女儿女婿。”妻用衣袖擦擦汗说:“平叔,我再坚持坚持。”平叔说,

现在就靠平时积累的经验 and 钓鱼的技巧来与鱼周旋了,刚才的失手,主要就是没经验造成的。妻没再说什么,眼睛紧盯浮漂。哇塞,鱼又开始咬钩了,只见那浮漂猛地往水下一沉,又被快速送了上来,再沉下去,又被送上来,妻凝神静气,随着浮漂的沉浮节奏,轻轻提慢慢移,缓缓运动。下沉时,她放松鱼竿,上浮时,她抬起鱼竿,把鱼线稍稍收紧,与鱼展开了“拉锯战”。妻其实不知道,这就是钓鱼“老把式”的“溜鱼”。

此时的平叔,也正被一条鱼缠上,专注于自己的鱼竿,顾不上指导妻了。妻也不急了,与钩上鱼在水中做起游戏。她知道,鱼就在钩上,钓起是迟早的事。不一会儿,只见一条五六斤重的鱼竟翻着白肚浮上水面。平叔连忙对她说:“可以起钩了,不要拎竿,慢慢拖过来。”妻照平叔的指导,小心翼翼移动鱼竿,不知不觉地把鱼拖到近前,平叔抄起渔袋一兜,一条胖乎乎的草鱼就进了网袋。此时的鱼,在网袋中拼命扑腾,可已没有任何办法可逃出去了。这是妻平生钓到的第一条鱼,学名叫“草鲮”,民间称“鲮子”。

妻没有喜形于色,而是不声不响,装好饵垂下钩继续钓,内心多了几许兴奋和信心。

说起来也真奇怪,自从第一条鱼被钓上来后,妻的鱼钩就像开了挂。不到一个小时就钓到了十多条,还钓到了几条名贵鱼,白条、红眼、鲤鱼等,都被她请进了鱼护。这让不远处的平叔直呼看不懂。到了晚上收竿时,大鱼小鱼,妻一共钓了39条,平叔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那根新买的鱼竿送给了妻,从此,妻拥有了平生第一根鱼竿。

妻第一次钓鱼就获得丰收,邻居们纷纷拥来看热闹,开心得像过节似的。妻很是大方,除留下五条带给城里的女儿外,其余的见者有份,每人分得两条,邻人们欢天喜地,拿回家去。当晚,随着炊烟袅袅升起,家家户户都飘出红烧鱼的香味。

从此,妻爱上了钓鱼。她让女儿买来一本《钓鱼大全》,又请邻居小关上网帮她买来各种规格的鱼钩。什么金袖钩、新关东钩、小矶钩,还有伊豆钩、伊斯尼钩、朝天钩、铅来钩、爆炸钩,更有专钓特种淡水水产的甲鱼钩、黄鳝钩、黑鱼钩、圆

弧钩、鬼牙钩、虾钩,五花八门。

鱼竿的配备也很专业,常用的竹竿、玻璃纤维竿、名贵的碳素竿,规格从2.7米至7.2米,妻应有尽有。还购置了鱼护、竿稍绳、竿稍套、尼龙绳、钩伞、钓鱼工具箱等必备配套用具。妻一副想大钓一场的架势。其实那个时期,留给妻钓鱼的时间并不多。我女儿、女婿都在体制内上班,我又常年在外打拼,陪护外孙女成了妻的重中之重。她只能利用外孙女上学的间隙,在小区的东河边钓一钓,一个下午两小时内,也能钓到十几条野生鲫鱼。

妻善烹饪,她把这些鱼分两种做,大一点的红烧,小一点的煲汤,每晚我们都能吃到美味的鱼宴。

乡亲们知道,只要妻回乡,鱼钩儿一甩,他们的餐桌上保准有鱼。

一年国庆长假,妻把外孙女安顿好,决定回老家钓两天鱼。回乡那天,乡亲们像迎接英雄,喜气洋洋。钓鱼,能给整个村子带来欢乐。妻稍作准备,戴上草帽,套上护袖,备好墨镜,拎起鱼护,背上鱼竿,带上钓鱼工具箱,像上战场一样走向村外的大河。

回乡第一天垂钓,运气真的好。天借势,风不大,阳光柔和。妻垂下钩,很快就钓到一条肥硕的大鲫鱼,紧接着又是一条。有一条竟被钩着肚子出了水,甚是新奇。有孩童围上来要看鱼,妻示意他们不要大声说话。那鱼儿们呢,似乎排着队纷纷上钩。四五个钟头下来,渔护已经装不下了,妻只好收钩回家。邻居们又都围了上来,看看这条又看看那条。妻照例“见者有份”,凡到场的每人两条。

透过众人,细心的妻发现,邻居李姐这次没到场。妻知道,李姐与小妹因施肥除草发生过口角,心中芥蒂还没消除。妻特地挑出两条大鱼,对闺蜜秀菊说:“秀菊姐,你帮我把这两条鱼送给我家邻居李姐,让她也尝尝活鱼的起水鲜。”秀菊自然明白妻的个中深意,拎着鱼走了。

第二天,李姐遇见妻,一脸灿烂,朗声说:“你昨晚让秀菊姐送来的鱼真新鲜,我那口子还多贪了两杯。”

两条鱼,打开了邻里沟通的渠道,化解了矛盾,小妹也与李姐搭上了话,两家不计前嫌、和睦相处,欢笑,又爬上了小妹和李姐的脸上。

信任

◎彭常青

芬芳
一叶

当我看到汽车后备厢里一大堆现钞时,瞬间惊呆了!深更半夜在人迹罕至的昏暗路灯下,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这么毫无戒备地当着我的面敞开着装着巨额现金的后备厢,这是何等信任?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事情发生在2008年以前,苏通大桥还没通车。那天我从北京出差返回,不巧错过航班,当即改签上海虹桥,打算从虹桥机场搭个顺便车回家。可事情并没那么顺利,下飞机后已是晚上8点多,提着行李遍寻车场也没见到一辆本地车辆。就在心灰意冷之时,一辆苏F打头的奥迪车迎面驶来,我眼前一亮,凑近一看,车牌上多一个字母,那是县区牌照。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吧,等不到车总不能在这停车场过夜,好歹大致方向一致,过了江总会想到办法,于是赶忙上去询问。司机倒也很热心,说是来接人的。他让我在车旁等他并给我留了电话,说如果我在他们出来之前搭别的车走了,就跟他说一声。

不知过了多久,远远看见司机拎着沉重的密码箱与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一前一后走了过来,招呼过之后,他们转到车尾嘀咕了半天,听不清他们说什么。随即看到他俩在后备厢窸窸窣窣忙活着,不一会儿司机拎着密码箱径直向航站楼走去。西装男子关上后备厢盖抬头问我:“驾驶证带了没有?”我说“带了!”“认不认识路?”我说认识!他爽快说:“好,那你来开车!”

他看上去也就40岁左右的样子,沉稳儒雅,很有企业家风度。他坦言自己平时很少开夜车,且不太认路,所幸遇到了我。这话听起来很舒服,让人觉得似乎不是他在帮我,而是我在帮他。一路上他告诉我,他也刚从北京回来,因为那边还有些事没处理好,便让司机乘当天最后一趟航班替他再去。我心里升起感激之情,如果不是他,我可能还愁眉苦脸地蹲在机场路边呢!汽车在夜色中奔驰,我感到被赋予了一份重任,握方向盘的手愈加沉稳。萍水相逢的也许永远不会再见面,但此刻,一想到他给我的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我便尽最大可能把车开到最好的状态。走到半道才知道,他们平常往返沪上一般走东线汽渡,而为了送我必须走西线,这样一来,得绕不少路,耽误不少时间。在渡轮上,我听到他接到妻子不安的问询电话,倍感歉意。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很短也很长,过江之后已夜深,但我还得去兴东机场取车。到了机场,我下车与他道别。那时还没有微信,他到后备厢给我取名片,我随即跟了过去,没想到里面装满了钱,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原来,这些钱是他从北京结回来的货款,开始是装在手提密码箱里的,后来把箱子给了司机,整箱的钱就这么毫无遮掩地扣在后备厢中,像座小山包似的。在那个瞬间,我们不再是陌生人,他已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印下一个高大且温馨的身影。

我把此事跟在他们县任职的朋友说起,才得知他是当地一位知名企业家。多年过去,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个夜晚,那个冒冒失失搭车的小伙子。我一直珍藏着他的名片,但他留给我的电话,我一次都没打过。